

Works by Ivan Klima

伊凡·克里玛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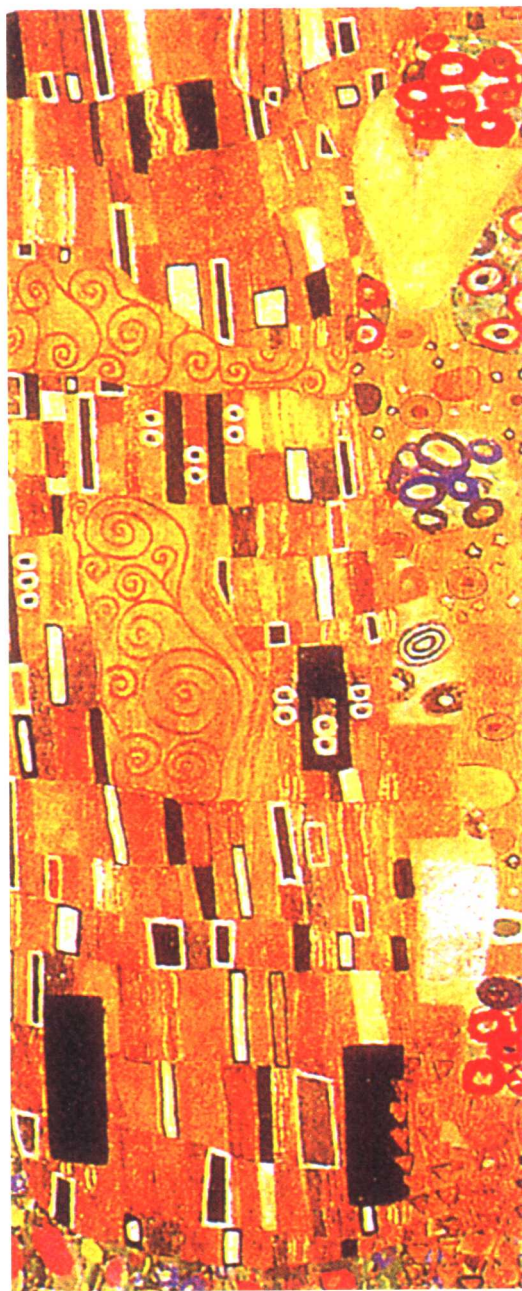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卷·下

Ivan Klima

My First Loves

我的初恋

[捷] 伊凡·克里玛◎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Works by Ivan Klima

伊凡·克里玛作品·短篇小说卷·下卷

星灿 高兴 主编

我的初恋

My First Loves

[捷] 伊凡·克里玛 著

高兴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里玛作品. 短篇卷, 下. 我的初恋 /

(捷克) 克里玛 (Klima, I.) 著; 高兴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1

ISBN 7-5057-1983-1

I. 克... II. ①克... ②高... III. 短篇小说 - 捷克 - 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963 号

My First Loves

Copyright©1990 by Ivan Klim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2004 by China You Yi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 伊凡·克里玛作品, 短篇小说卷 (下): 我的初恋

著者 [捷] 伊凡·克里玛

译者 高兴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宇海印刷厂

规格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23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983-1/I·509

定价 29.80 元 (上、下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3 - 8971

推荐人语

著名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但在捷克和欧美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这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总是独辟蹊径地给人们讲述特定时代背景下五花八门的爱情故事，以及人的生存与男女两性的蹊跷关系，而且还在于他的故事俏皮世俗，文笔幽默，意蕴深厚，作品常把喜剧因素与悲剧内蕴巧妙地熔为一炉，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捷克，伊凡·克里玛就与米兰·昆德拉齐名并举；而且由于克里玛长期在国内生活，其写作更为切近普通民众的情绪，他在捷克国内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昆德拉。

克里玛与昆德拉都同样在写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压抑与人性扭曲，但昆德拉更偏重于在对伪崇高的批判中表达主观理念，而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在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中表现客观事象。与昆德拉常常把人物抽象为各种类型化的性格迥然不同，克里玛更注重经由日常的凡人小事呈现人生的复杂与人性的丰富。这种写作，鲜明地表达了他这样的创作理念——真正的生活，不是暂时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而是在政治面具下普通人坚韧而悠远的日

常生活。于是，用风趣的语言、幽默的叙事来生动地描述人们如何消解生活中的“荒诞”、对抗人生中的“悖谬”，就成了克里玛创作的最大特点。因而，克里玛的作品不仅与昆德拉的作品一样耐读，而且要比昆德拉的作品更为好读。

无论是在克里玛的创作卓有特色的意义上，还是在他的作品中文译本难得一见的意义上，这次汇集了伊凡·克里玛主要代表作的作品集中文译本的问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啻是文学的福音。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不仅要读昆德拉，而且要读克里玛；或者换一句话说：过去读昆德拉，现在读克里玛！

——白烨，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目 录

米丽亚姆(1)

我的故土(23)

真话游戏(125)

走钢丝的人(191)

米丽亚姆 □

父亲的表妹将举行订婚仪式。茜尔维娅姑姑小个子，大鼻子，皮肤晒得黝黑，嘴巴总是说个不停。战前，她当过银行职员，眼下成了一名园丁。她的未婚夫原先是律师，目前在食品供应办公室当雇员。他在那儿到底干什么我不清楚。不过，父亲向我们保证，聚会时一定会有惊喜，说完还意味深长地咂了咂嘴，引得弟弟和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姑姑和我们住在同一营房里。她的屋子小得可怜，一扇小窗向着走廊。屋子太小了，我都想象不出它原本究竟是预备派什么用场的。也许是当贮藏室，放些马蹄铁、马鞭或踢马刺之类的小玩意儿（这里过去是骑兵营房）。小屋里，姑姑有一张床以及由两个箱子拼成的一张

小桌子。这会儿，她在桌子上铺了块桌布，放上了几个卡纸板做的盘子，里面盛着一些摊开的三明治。这可是些地地道道的三明治啊，上面加满了色拉米香肠、沙丁鱼、鸡肝馅饼、生茼蒿、黄瓜和货真价实的奶酪。姑姑甚至还准备了一些涂着甜菜酱的小蛋糕。我注意到，弟弟直流口水，不住地发出啞啞声。他还没学会自我控制。他从没上过学。我上过，而且我还一直在读些有关狡猾的尤利西斯和健忘的帕加内尔的书，因此我对众神和人类德行有所了解。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她的未婚夫。他年纪轻轻，卷发，圆脸，脸颊上没有任何战争苦难的痕迹。

就这样我们在那间封上窗的小屋里聚在了一起。我们九人刚一挤进，空气立马变得浑浊、闷热，充满了汗臭味儿。可我们吃着，我们狼吞虎咽似的吃着那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好吃的东西，又用飘着奶香、甜得宜人的代用咖啡消化着肚里的食品。那些吃的显然都是那位未婚夫从食品供应商店里弄来的。这时，父亲用刀子敲了敲杯子，说任何时代都不至于糟糕得连一点儿好事都不会发生，总会有许许多多意义重大的事件——他只想列举德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惨败以及英国军队在意大

利的攻势——现在又加上这一庆祝仪式。父亲希望下个月这对幸福伴侣就能自由在地外出度蜜月，他祝他们早日获得和平，祝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父亲还出人意料地引用了一句歌德的名言：拥有爱的悲伤总比缺乏爱的欢乐要好。

接着，我们唱了几首歌。由于晚餐已开始发放，我们不得不结束聚会。

当我端着盛满甜菜帮子的铁罐回来时，看见满头白发的画家斯皮诺——人人都叫他斯皮诺大师——正坐在一扇没装玻璃的拱形窗口旁。他的身边也立着一只铁罐，只不过已经空了，膝上摆着一块铺有画纸的画板。他在写生。我们的走廊里住着好几个艺术家，斯皮诺大师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大，名气也最响。他在自己的祖国荷兰设计过奖章、钞票和邮票，据说就连王后也曾让他画过像。这儿，虽然严禁画画，但他还是在极小的纸片上画下了不少我们犹太区的场景。他的画太小了，我都觉得这些精致微妙的线条不可能出自那只苍老的手。

有一回，我曾鼓起勇气，用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德语，问赫尔·斯皮诺，为何要画这么小的画。

“吞下它们更好一些^①”，他回答。但也有可能我听错了，他实际上说的是“将它们寄走^②”，或者甚至是“将它们送人^③”。

这会儿，我满怀钦佩之情望着他在画纸上填上了一个个正排着队的老年男人和女人，全都挤在了一块儿。他们并不比米粒大多少，可人人都有鼻子，有眼，有嘴巴，而且胸前还挂着大卫之盾。我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他的画纸，仿佛觉得那些小小的形象开始四处走动，蚂蚁似的云集在画面之上，直看得我头晕眼花，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嘿，你觉得怎么样？”白头发画家问我，但并没有回头。

“漂亮，”我低声说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承认，我也曾试图用小小的图像让纸片上住满人，在我稍稍快乐一点儿的时候，在我考虑到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森严壁垒的地方的时候，我也曾向往着在某种具有见证意义的职业中一展才华——当一名诗人，一个演员或一位画家。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能给您一点儿

① ② ③ 原文均为德语。

汤吗？”

直到这时老人才向我转过身来。“那是什么呀？”他惊讶地问道。“他们已经发完黑面包了？要不就是你病了？”

“我姑姑结婚了，”我解释说。

赫尔·斯皮诺从地上拎起铁罐，里面一滴汤也没剩下，我将自己那份甜菜帮子汤倒了一大半给他。他微微弓了弓身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这一片好意。上帝会奖赏你的。”

只不过，上帝在哪里呢？晚上躺在爬满臭虫和蚤子的草褥上时，我不由得想。他又如何奖赏善事呢？我想象不出他，我想象不出这一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希望。

而这一世界呢？

每晚，我都会在焦急不安中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黑暗中的动静。听走廊里是否响起靴子声，听外面是否有打破寂静的绝望的叫喊，听门是否猛然打开，传令兵是否已经走来，手里捏着一张打上我名字的纸条。我生怕自己会睡着，生怕冷不丁被抓住。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躲过他了。

我在储存土豆的地窖里为自己选好了一藏身之地。

关闭时间过后，我会悄悄地从那狭窄的窗户爬出，将自己深深地埋在土豆堆里，任何党卫队员都不会发现我，任何狗都不会嗅到我的气味。土豆会让我活着。

一个人靠吃生土豆能活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战争还将持续多久呢？是啊，这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此时此刻，恐惧这个幽灵将从炉旁的角落里溜出。一整天它都躲在那里，在烟道或空煤桶里哆嗦。一旦人人进入了梦乡，它就会打起精神，轻轻向我走来，在我的额上吐出一股股冷气。它那死白的嘴唇就会发出声声细语：咳……大祸就要降临到你头上了……

我悄悄地从草褥上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我十分熟悉外面的景色：古老的欧椴那幽暗的树冠，砖砌的大门那阴森森的空洞。还有壁垒那鲜明的轮廓。我小心翼翼地掀起窗纸的一角，愣住了：有一棵欧椴的树顶发出一道蓝光。像鬼火，阴冷而又刺眼。我凝视了一会儿。我隐隐约约看到了每一片叶，每一根闪烁的枝丫，同时意识到那些枝和叶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龇牙咧嘴的面孔，正用灼热的目光盯着我哩。

我感到窒息，感到自己即使有胆量，也叫不出声来。我放下窗纸，窗户又一次被黑暗吞没了。我一动不动地

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极想再一次掀开窗纸，再看一眼那张面孔。但我没有勇气。再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我紧闭双眼，我也能看见那张面孔，透过窗纸，在幽暗的天花板上闪现，在我的眼前摇曳。

它意味着什么呢？它究竟属于谁呢？它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但我怎么才能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到了早晨，夜里的欢乐或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前去领我的那份苦咖啡，我迫不及待地吞下了两片面包和人造黄油。我松了一口气，战争又进行了一晚，那难以想象的和平也就又靠近了一夜。

我到五金店后面玩了会儿排球。午饭前一个小时，我就端着铁罐，排起了队，等着领我和弟弟那份八分之一升的牛奶。队伍通向一个低矮、拱状的屋子，恰似茜尔维娅姑姑住的那间。里面，在一个铁桶后面，站着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她从谦恭的排队者手中接过凭证，用一只小量器在桶里捞了一下，然后将一点点脱了脂的牛奶倒进向她伸过来的铁罐里。

我站到她面前时，她望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笑了笑。我自然知道她，但并没有真正注意过她。她的头发乌黑乌黑的，脸上长着雀斑。她又一

次在铁桶旁弯下身来，接过我的铁罐，拿起最大的量器，伸进大桶，倒入我的罐子，又匆匆地加了两勺，然后才把铁罐递给我，重又对我笑了笑。她仿佛想通过微笑向我传达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仿佛想用微笑打动我。她将装得满满当当的铁罐递还给我时，我含含糊糊地道了声“谢谢”。我什么也不明白。我一点儿也不习惯接受生人的微笑和救助。来到外面走廊上时，我倚着墙，立马喝了起来，仿佛害怕她会追上来，收回她那不合常规的施舍。我至少喝了三分之二的牛奶，心里十分清楚，即便这样，也并不会让弟弟吃亏。

晚上，乘恐惧幽灵还没从角落里钻出来，我力图以某种方式挡住它或者延误它。我想起了那件奇怪的事。也许此事与老画家郑重的感谢有关，因而也就与一种神力的作用有关，我真想这么对自己解释，但转面一想，还是决定不把自己的行为看得如此重要。可昨晚那燃烧的符号意味着什么呢？它唐突地显现在我眼前，那道光令我浑身发冷。那道光会是某种吉兆吗？

我不由得从草褥上起身，屏住呼吸，掀起了窗纸的一角。

窗外，依然是一片黑暗，欧椴那幽暗的树顶在阵阵

风中摇荡，云朵从天空上掠过，夏日的闪电草草点燃了它们的边缘。

第二天，我怀着极大的耐心，紧紧抓着那只洗得干干净净的铁罐，排在队伍之中。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壮起胆，望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又大又长，像两只杏仁，差不多像代用咖啡一般黑。她对我笑了笑，也许还冲我使了使眼色，就像一个同谋，但我不敢肯定。她往我的罐子里倒了满满三勺后递还给我，仿佛一切都很正常。一出门，我就端起自己那特殊的一份，喝掉了四分之三，然后，望着其他人提溜着铁罐走了出来，他们分到的牛奶勉强盖住了罐底。我依然什么也不明白。我用另一只手遮住铁罐，在长长的走廊里游荡。即便在我喝完之后，还剩下不少，这真让我窘迫。而且她又对我笑了两次。

我的心中开始充满了一种撩人而又幸福的兴奋之情。

晚上，我刚刚合上眼，就又一次看见了那道燃烧的符号，那张闪光的面孔，不过，这一回，它不再那么吓人，而是迅速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形象。我隐隐约约看见了嘴唇上端那些细小的雀斑。我认出了那在微笑中稍稍张开的嘴巴。那双杏仁般的眼睛如此古怪地望着我，直

望得我心口怦怦乱跳。她那凝视着我的目光里充满了爱意。

蓦然，我明白了那道燃烧的符号的含义，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含义。

我被爱上了。

一只老鼠在角落里发出窸窣的响声，楼下某个地方，一扇门呼地关上，然而整个世界已悄然退去，我望着一张甜美的面孔，感到自己的面孔得到了松弛，自己的嘴唇露出了微笑。

我怎样才能见到你呢，见到活生生的你，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而不是隔着一张摆着大桶的木桌子？

可要是我们真的见面的话，我又该如何呢？

第二天，当我接过满满当当的一罐牛奶时，当一缕柔和而又生动的微笑证实我并没有弄错时，我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感情了。至少我得向所有我认识的人说起她，而每一次谈论她都进一步激发起了我的感情。此外，听朋友们说她叫米丽亚姆·多伊奇，和我住同一层楼，只不过是另一头。我甚至查到了她的房号：二〇三。我们还琢磨了一番她的年龄——一些人认为她十六，另一些人觉得她已十八了。还有人说曾两次见她 and 弗雷德在一

起，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当然不能说明什么。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弗雷德每天都能拎着满满一罐牛奶离开。再说，我亲爱的米丽亚姆到哪儿去弄这么多牛奶呢？

现在，我几乎了解到了她的一切，我甚至可以在白天的任何时候去见她并对她说……那么，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能以什么理由去打扰她呢？总得有个借口。我也许可以带上那本邈里邈远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

给你这本书，谢谢你给我的牛奶！

不过，我可不能在别人面前这么说呀。我或许可以请她出来一下，到走廊上说几句话。可假如她说没空呢？假如提及牛奶之事惹她生气呢？我似乎觉得捅破窗纸不太合适。

但假如我完全误会了呢？这么一个可爱的姑娘凭什么要爱我这样一个骨瘦如柴、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脏小孩呢？我连胡子还没开始长哩。

就在箱子底下有一件我在特殊场合才穿的衬衫，鲜黄色，不像我的其他衬衫，袖口和领子还没有穿破。我穿上了它。不错，只是领子稍稍紧了一点儿，但我愿意受这份罪。我在箱子里还有一套西服，可惜，已太小了。